

中情局“弯管行动”扎进苏联电缆井



埃姆斯

最近,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欧洲盟国监听窃密的活动令舆论哗然。美国对盟国尚且如此,对敌国就更是变本加厉。上世纪80年代,为了搜集苏联各方面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没少干“偷鸡摸狗”的事,其中尤以“弯管行动”(SKEL-BOW)最叫人匪夷所思。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建筑

“迷人”的电缆井

1979年,美国卫星发现莫斯科近郊特罗伊茨克镇内的卡卢加公路旁正在挖电缆沟与电缆井,中情局早就盯上这里,一是特罗伊茨克拥有苏联科学院核研究所和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两者正开发激光武器;二是猜测特罗伊茨克地下有个为苏军服务的通信中心,苏联人似乎在搞“秘密工程”。冷战后,原克格勃第二总局美洲处长克拉西尔尼科夫确认,所谓的“中心”完全子虚乌有,当年挖电缆沟只是给前述研究所和国防部之间架起高速通信网。无论如何,中情局就想“捞一票”,于是推出“弯管行动”,试图往电缆井里塞进窃听器,然后坐等情报上门。

为保证成功,中情局在华盛顿附近复制了一口苏式电缆井,教授特工在半分钟内打开配备特制插销的井盖,接下来再给受训者蒙上双眼,让他们在黑暗环境下摸索着将窃听器装到电缆上。后经验证,头一技能毫无用处,因为苏联人不知是粗心大意还是忙中出错,根本不给井口装防护装置。

安装大功告成

1979年8月的一天,披着驻苏外交官外衣的中情局特工詹姆斯·奥尔逊第一次下到特罗伊茨克的电缆井,把微型接收器装到电缆上,它能将窃取数据发给井口不远处埋设的地下记录器。出于伪装需要,记录器上居然用俄语写着“高压危险”,以防有人无意中碰到装录音机的盒子。更可笑的是,为防野兽损坏记录器,特工还从印度弄来干燥后的老虎屎尿,撒到器材周围,希望老虎的强烈气味能把别的野兽驱赶走。后来,美国人才发现,莫斯科周围的狐狸和啮齿动物压根没见过老虎,因此就不再画蛇添足了。

窃听装置的缺点是需要定期有人更换发射器。当年,克格勃第七局对在苏美国人严防死守,于是美国佬想出一个妙计,同时从使馆驶出多辆汽车,分散开往莫斯科各个角落,克格勃户外监视人员必须马上驱车跟踪。趁着苏联人的监视有所放松,一辆带篷卡车再悄悄地驶出使馆,开到某偏僻处时,“信使”再溜出来,朝密藏点走去。美国特工还时不时地换花样,比如装成到郊外野

餐的游客。克拉西尔尼科夫回忆,1982年6月27日,克格勃发现美国使馆三秘丹尼斯·麦克马洪背着沉重的背囊上路,他在莫斯科市内游逛(美国特工通常以这种方式察看是否有人跟踪)。不幸的是,克格勃监视特工在乔普雷斯坦把麦克马洪跟丢了,后者辗转跑到特罗伊茨克,维护了窃听装置的工作。

美国人栽跟头

1985年6月12日,克格勃终于在电缆井口抓获三名美国特工,分别是使馆安全随员路易斯·托马

斯、图书管理员约翰·科伊尔和前面提到的麦克马洪,随后将其驱逐。据披露,是中情局反间谍处长埃姆斯出卖了“弯管行动”,此人是苏联乃至之后俄罗斯情报机构最宝贵的“美国内线”。

埃姆斯在另一件事上也为苏联立下汗马功劳。当时,中情局已弄清苏联核导弹固定发射井的位置,但不知道具体弹头数量,工程师提议通过测量每枚导弹的放射性水平来测算,为此需要把特制仪器藏进铁路集装箱里,让其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在苏联国土上穿行。中情局言

听计从,先尝试将特制摄影机装到从日本经苏联中转欧洲的集装箱里,一路上拍摄沿线景象。正当中情局放手大干时,又是埃姆斯接手了该项目。1986年1月,克格勃拦截行进中的列车,将暗藏摄影机的集装箱卸下来,苏联外交部专门举行发布会,揭露中情局的刺探行径,还威胁发送集装箱的日本公司,指责其与美国特工有勾搭,迫使日本人支付50万美元的补偿金。常立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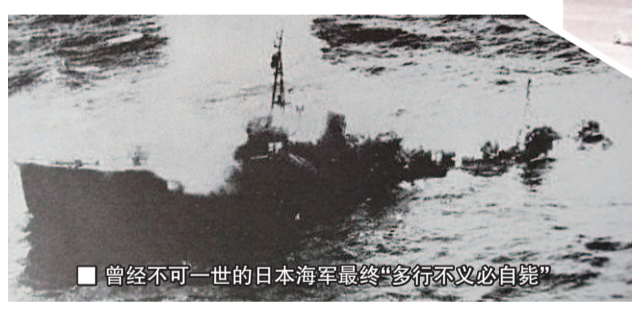
侥幸之“柳”:日本海军的绝望时刻

1945年夏,曾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在美国人锤击下已油尽灯枯。为防日军主力撤往偏远的北海道,美军决心切断本州岛与北海道之间的津轻海峡,而日本人的“柳”号驱逐舰将是这场“风暴”的见证者。

战时应急小舰

“柳”号本身就体现出日本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它纯属应急设计,吨位才1200吨,大量采用直线和平面构型,以便简化工艺,节约材料,由于所用钢材极差,要害部位稍一受创就会完蛋。滑稽的是,1945年1月服役后,操纵“柳”号的也是一帮残兵败将,指挥官都是从美军击沉的舰上转来的。像舰长大熊安之助的逃生经历就“太丰富”了,先是“那珂”号轻巡洋舰水雷长,后任“芙蓉”号、“五月雨”号、“初春”号驱逐舰舰长,这些都被美机炸沉,独独他活下来,正因为这一点,“柳”号官兵觉得他“幸运缠身”,是“座舰必沉”的倒霉舰长。

6月13日,“柳”号和姊妹舰“橘”号编入津轻警备队,“柳”号停入北海道的福岛锚地,负责津轻海峡两端的警戒,而海峡内的警戒由“橘”号负责。7月14日晨,美军“埃塞克斯”号、“兰多夫”号和“蒙特雷”号航母出动500架次舰载机轰炸本州岛东北地区,另有200架次轰炸北海道南部,津轻海峡大战开始了。停在锚地的“柳”号通过雷达发现美军机群,旋即总动员,所有舰员战斗着装,水兵穿半长马靴,以防滑倒和刺伤,同时头戴钢盔,保护头部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

不被弹片打伤。6时许,美机飞抵海峡,首批41架美机是冲着津轻航线上的铁路运输船“第三青函丸”号去的,因此“柳”号不是攻击重点。更可笑的是,当“第三青函丸”号饱受打击时,不远处的“柳”号装聋作哑,全舰上下都认为来了这么多美机,自己冲上去也没用,反倒引火烧身,摆出一副“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架势。

空袭下艰难求生

不到十分钟,“第三青函丸”号就爆炸沉没。与此同时,美军第二波25架舰载机赶到,展开纵深搜索,利用锚地山崖阴影“躲猫猫”的“柳”号眼看暴露在即,只好给锅炉升火,只待机动规避。很快,三架美军先导机开始扫射,舰长大熊下令机动,“柳”号舰尾泛起浪花,心慌乱中,大熊忘记先下令弃锚,舰锚链条绷得笔直,导致舰身难以动弹。美机进入投弹航线,眼见大事不好,大熊当即下令“停车,后退”,舰尾浪花一顿,随后再次翻腾,军舰后退一段距离。由于美军是按目标静止计算提前量

投弹的,当“柳”号倒车时,三枚炸弹越过舰身,落到前方,炸起水柱。

“停车,弃锚”,随着舰长的命令,水兵立即冲到前甲板,砸开锚链上的弃锚器,沉重的锚链从锚链孔中滑落海中,同时“柳”号尾部浪花飞溅,开始加速前行。后续美机分成4到5架一组的小编队,轮流投弹。“柳”号把舵打到极致,在海上划出一个个S形,躲避炸弹。一名水兵回忆:“美机不仅投弹,还用机枪扫射,曳光弹弹道清晰可见,没经历过战斗的人绝对无法适应,像舰上的声响兵是个十四五岁孩子,被吓得抱着头,缩在舱壁里发抖。”

“柳”号虽然暂时躲开美军炸弹,却躲不过机枪扫射,大熊后来回忆:“我舰根本没有装甲,薄薄的铁板一打就透,子弹在舱内形成跳弹,乱飞的弹头不知会打到哪里,而且子弹穿过舱壁后会发生弹头变形,打到人体后,杀伤力更大,就像达姆弹(俗称开花弹)一样炸开大洞,内脏都暴露在外。”呆在舰桥舷侧的通信兵石谷就被子弹打中大腿,由于



美国飞机掌握了日本空域的控制权,可以任意轰炸

缺少救护器材,为了止血,医护兵只能把海图桌上用来压海图的金属棒拿来当止血棒,插到止血带内,把止血带拧紧。野村将石谷送往医疗室,发现里面已躺着好几个伤员,不少人都奄奄一息。

美机完成两轮轰炸扫射后,多数开始撤退,很快“柳”号上空只剩下五六架美机还在盘旋。就在日本水兵暗自庆幸可以喘息一下之际,7时16分,舰尾传来爆炸声,烈焰从2号炮塔后方的甲板下喷涌而出。更让人恐惧的是,舰桥中央的操舵手大喊:“舵机失灵。”显示舵面方向的指示针仿佛死了一般一动不动。舰长大熊命令:“直接操舵。”然而舰桥同后方舵机室的电话根本打不通,随后轮机舱报告:“轮机异常,转速急剧下降,轮机停车。”为了搞清状况,舰长责成野村速到舰尾中弹处查看。

谁打中了我

事后,“柳”号的战斗日志中记载:“炸弹一发命中,舰尾被切断,无法航行。”但与日方记载不同,当天

参战的美军“埃塞克斯”号航母舰载机编队指挥官斯图尔特少校却说:“我命令压制敌舰防空火力,俯冲扫射后,敌火力熄灭,随后攻击,两枚火箭弹命中舰尾。”而美军TBM鱼雷机武器控制员劳中尉则回忆,是他投下的两枚炸弹命中“柳”号舰尾,夹杂着碎片的浓烟翻腾而起,明显看到该舰丧失速度后停止。按照美军的说法,“柳”号应该被两枚127毫米火箭弹和两枚500磅炸弹命中。可让美军失望的是,“柳”号瘫在海上后,后续的投弹却只在舰体附近炸起数道水柱,无一命中。美军炸弹投完后,只能继续扫射一阵之后开始返航。

空袭后,“柳”号已成废舰,只能系留在锚地,将舰上物资和部分机器拆下挪作他用。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1947年,“柳”号被拆毁,拆下的钢板作为废铁,不知用到了什么地方。朱京斌

